

39.10

奇台文史

第二辑



92

奇 台 文 史

第二辑

请交换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一九九二年十二月

封面设计：李晓春

封面题字：周海山

奇台文史资料

第二辑

中国政治协商会议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委员会
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奇台县印刷厂印刷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出版局

准印证：（新出）字第1523号

• 内部发行 • 工本费：2.80元

2017/4/5

政协奇台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

政协奇台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主管领导：禹国柱

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：李长荣

副 主 任：马序文

委 员：赵学仁 周海山 魏 荟 马兴发
刘燕斌 李长荣 马序文 潘生栋

主 编：李长荣

编 辑 兼 校 对：周海山 魏 荟 潘生栋 李长荣
马序文 刘燕斌 王福荣 赵学仁
孙志斌

组 稿：马序文

总 审 稿：禹国柱

封 面 题 字：周海山

封 面 设 计：李晓春

目 录

奇 台 概 貌

古城、奇台与老奇台地名由来	周海山	(1)
县名“奇台”释义钩沉	魏 荟	(8)
奇台县治旧址考略	刘忠信	(8)
奇台古今人口拾零	孙志斌	(11)
奇台的解放	周海山	(15)

民 族 情 深

忆父亲和他的维吾尔族朋友	马振国	(19)
军民团结一家亲	张穗生	(23)
哈族阿妈救了我	郝生兰口述 张成林整理	(25)
大泉村的民族情	卢家和	(27)
用实际行动浇灌民族团结之花	张穗生	(31)
还是共产党解放军好!	张穗生	(33)
“褚家山”上民族情	王 敏	(35)
一束绚丽的民族团结之花	刘忠信	(38)
在民族团结的大家庭里	王 晨	(43)
乡亲情	赵学仁	(46)
草原牧民离不开他	宁学渊	(49)
我难忘的一位回族老人	卢家和	(55)
塔塔尔族今昔谈	王 晨	(58)
重返北庭城南定牧的塔塔尔族	詹 庄	(61)

政海风云

假民主，真争斗

——记奇台县参议会的产生与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|
| 县长竞选 | 马序文 | (66) |
| 奇台的旧警察机构 | 孙志斌 | (73) |
| 奇台县农村六十年之政权沿革 | 吴仁学 | (77) |
| 奇台人民欢迎解放军 | 卢家和 | (80) |

军戎纪事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清代奇台的军台和驿站 | 李子灵 | (85) |
| 马仲英围攻奇台城 | 章升保 | (90) |
| 保卫奇台县城壮烈牺牲的蒙古族 | | |
| 地方武装 | 詹 庄 | (96) |
| 我对“保卫奇台县城壮烈牺牲的蒙古族” | | |
| “地方武装”一文的补正 | 章鼎保 | (99) |
| 解放前奇台的兵役 | 张稳生 | (103) |
| 58年剿匪亲历记 | 冉永善口述 马振国整理 | (106) |

经贸史话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
| 唐代丝绸之路——奇台境内的新北道 | 赵德水 | (111) |
| 古城条篓、木桶、驼鞍业 | 殷宗林 王德祥 | (114) |
| 奇台水磨业的兴衰 | 刘燕斌 | (119) |
| 晋人张进魁和他的“勒勒车”“靴帽铺” | 冯万禄 | (124) |
| 古城骆驼、驼夫、骆驼社 | 魏大林 | (129) |
| 奇台造纸业 | 吴仁学 | (133) |
| 古城白酒今昔 | 马序文 | (135) |
| 奇台县粮食储存演变 | 王杰臣 | (139) |

- 天元成兴衰记 **苏槐年** 口述 周海山整理 (142)
“云泰隆”起落七十载 王 敏 (145)
经营有方的“春义和”商号 魏大林 (148)

文 卫 艺 苑

- 记一个农民自乐班 赵学仁 (153)
梨园沧桑
——记奇台清末以来戏剧变迁 殷宗林 王德祥 (156)
常香玉在奇台 赵学仁 (164)
解放前奇台教育之演变 李长荣 (167)
回顾50年代的工农教育 张荣生 (174)
建国前的奇台医疗事业 聂文靖 (182)

社 会 拾 遗

- 忆赴朝慰问活动 章广泰资料 马振国整理 (186)
刘殿英同志遇难奇台 张其科 (196)
我和毛泽民先生的
两次会面 高闻天口述 王洪昌整理 (198)
西征红军某部曾住老奇台 刘忠信 (201)
北道桥史话 **刘炳瑞** (203)
清末民初奇台的鸦片生产 戴良佐 (206)
奇台禁赌今昔谈 孙志斌 (213)
甘肃移民与镇番巷 冯万禄 (216)
“唐平”的由来 王 敏 (219)
异姓10兄弟落籍西葛根 宁学洲 (221)
盛彦宗智杀熊彪 宁学洲 (224)
记几种农具和生活用品在农村的绝迹 马振国 (226)

人 物 春 秋

- 到奇台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王宝乾……周海山（229）
第一任奇台县委书记王克森……………吴广汉（233）
马力中与群众文化活动……………刘燕斌（234）
知名人士哈的尔……………马序文（237）
贤良郎中张善录……………卢家和 朱生堂（244）
清末秀才赵登……………马振国（247）

朴 白 17 则

最早劝人学医的皇帝（10页），青梅竹马（30页），春风得意（34页），君子不谓小善而不为（57页），破镜重圆（72页），班门弄斧（84页），囫囵吞枣（98页），奢与俭（118页），蒙古婚俗（147页），得过且过（147页），襁褓识之无（181页），梨园子弟（185页），诸葛亮诫子书（202页），一丝一粒我之名节（212页），人治与法治（220页），春月胜秋月（236页），近水楼台（249页）。

（李长荣 马序文）

古城·奇台与老奇台地名由来

周 海 山

不少奇台人，对奇台县城为什么叫古城，奇台为什么又有老、新之分，至今尚不甚了解。这个简单的地名问题，恰好反映了奇台县千年历史的演变过程。

在清朝以前，是没有古城、奇台与新、老奇台这些地名的。公元1759年（清乾隆二十四年），清政府两次用兵新疆，建军事堡于今奇台县城地址。由于该址系唐朝所置蒲类部古城遗址，所以这里就命名曰古城，也就是人们口头所说的古城子。

公元1776年（清乾隆四十一年），奇台建县治时，因今老奇台已成为新疆与关内、新疆天山北路通往天山东、南、西部的交通咽喉，而且丰产粮食，牧场优美，所以清政府就批准将奇台县建治于此，筑城堡名曰靖宁城。与此同时，对古城军事堡加以整修，仍呼古城。

公元1876年（清光绪二年），清朝西宁道刘锦棠奉督办西征军务大臣左宗棠令，出猩猩峡，剿回民叛军白彦虎，收复今米泉和乌鲁木齐后，开始在天山北路建驿站、设军台。据公元1943年四月，中华民国奇台县政府考查县名意义资料记载：“古时（年代不详）有军台之设备，按数序排列，即第几军台之称，奇台即第七军台。”以后第七军台便简称为“七台”，于是奇台县名就由原来的“靖宁城”逐渐改为

“七台”了。至于后来为什么又将“七台”改为“奇台”，有两种说法：一说，这是因为“七台”（即今老奇台）南有无名之土台，前人顾名思义，称为“奇台”，而代“七台”。二说，因“七”与“奇”同音，时间一长，叫白写白了，通称奇台。

公元1883年（清光绪九年），刘锦棠呈奏清政府，请求将奇台县城从今老奇台迁至今奇台县城，原因是：该城地处傍山高台，方圆数里，内无井泉。虽就地挖掘，但深至数百丈却不能得，只好靠天山雪水以生活、生产。而古城附近则不一样，既可随地掘井取水，又有四季长流的水磨河泉水，还有从天山上泻来的中葛根河，并且“土性沃衍，人烟稠密，密林环抱，樵粮取购近便”。清廷准了刘锦棠的奏呈，诏令在奇台县城地址修建奇台县城堡。

公元1886年（清光绪十二年）奇台县城堡竣工，公元1889年（清光绪十五年），奇台县治由今老奇台正式迁到今奇台县，县名仍为奇台。这样，古城就又变成了奇台。当时人们为了便于区分这两个地方，又把今奇台叫做新奇台，原奇台叫做老奇台。尽管如此，时逾百年，各族乡亲还总是不忘把奇台叫做古城。

（责任编辑 魏荃）

县名“奇台”释义钩沉

魏 峰

县名“奇台”缘何而起？此问至今尚未最终解决。自清代末期以来的百年间，社会上传述的诠释，有多种说法，究竟何说符合于清乾隆二十四年（公元1759年）始建“奇台堡”时军台命名的原义，现在尚无资料史据可资查考。因此，我们用“贴近史实，不悖事理”作为筛选标准，凡能用作参考性资料者，均为可取。故特诸说并存，留待考证审定。据此，现将五种可取解说，序列于下——

（一）第七军台说。

清乾隆二十年（公元1755年）平定准噶尔叛乱后，清廷为巩固平叛结果，稳定统一局面，采用“军府制度”（相当于军事管制），设置伊犁将军府，作为统辖全疆的军政中心。因是，由哈密、巴里坤西行，经乌鲁木齐至伊犁漫长的军运线上，分段设置兵站军台，以应军运粮秣，公文传递与商旅驿路之需，遂有“奇台堡”的设置，以及乌鲁木齐至伊犁间续建兵站21台的部署。据此，可信乌鲁木齐沿天山北麓逶迤东行至奇台，设置了七个军台，“奇台堡”的序位恰为“第七军台”。于是，由“七”谐音而得“奇台”。

此说流传较久，传述甚众，可资佐证的是吉木萨尔县西五十公里，今有“三台镇”此镇即属清代“第三军台”之治地。

史料待补的是第一、二及第四、五、六军台，今在何处，虽然确址无可查考，但是清代自乾隆朝之后的嘉庆、道光及光绪诸朝，即公元十八世纪后期延到十九世纪的百年间，清廷贬谪戍边的官员，陆续进出新疆，留存大量述怀之诗词文集。遗稿中多出现军台之名，例如，清嘉庆朝谪戍伊犁之洪亮吉（号北江），入疆戍途沿天山北麓而西行。途中诗作汇入《洪北江诗文集》，诗稿《古城逢立春》七言律诗之后，续有七言诗三首，依次为《三台阻雪》《发二台》与《行至头台雪益甚》。可信当时在三台、迪化之间，确有第一军台、第二军台之设置。

再例如，清光绪朝进士、翰林院编修宋伯鲁，曾宦游进疆三载，东返时，亦沿天山北麓东行。归途诗作，汇入《海棠诗馆诗集》中，在其七言长句《奇台山》之前，先有题咏“四台”之诗，一为《初三日风雨留四台》，二为《初四日晨发四台》，二诗均为七言长句，“四台”位置，按其东返方位，恰在三台——奇台之间。可信当时由迪化而东至奇台，确有依次为第一、第二……第七军台之设置。

据此，“第七军台说”应属于贴近史实，亦有史据的可信之论。

（二）“县有台七”说。

公元1931年（民国二十年），奇台耆宿柯昌泗曾辑各地县名作诠释，编成《今县释名》一书（孤本，现存县档案馆），在“奇台县”条目中记为“唐设蒲类县，县有台七，故台站名也”意即奇台县的县名取义，来自该县共有兵站军台七个，由“七台”谐音而名“奇台”。

但条文记述简略，取义欠实，是故此说不无歧义。乡里口头传述有言，自奇台至巴里坤湖（唐代名为蒲类海），均

属清奇台县治辖区，其间所设的七个军台，由西向东，可能分别是（1）石碑梁、（2）老奇台、（3）白水台、（4）大石头、（5）色必口、（6）乌浪乌苏、（7）噶顺台。对比，亦无翔实资料可据，可以佐证上述七地确为二百多年前的七个军台设置之处。证诸乌鲁木齐至伊犁间仅设二十一个军台，何以奇台一县之内竟密布七台？此亦难以诠释清楚之疑点。

（三）“契丹”转音说

从十九世纪初，唐衰而五代十国兴，经宋直到十三世纪初叶，蒙古族壮大而进入新疆，这期间长达三百五十多年，新疆天山北路为契丹族的西辽所辖领，当时的别失八里北庭五城，已较长时期地成为契丹族住牧经营的生息之地。由于中世纪各民族交流融合遍及华夏大地，各民族之间的趋同互化，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趋势，于是，就西辽而言，汉族与契丹族交往频繁，遂有契丹汉民化与汉民契丹化并行不悖的融合现象，年久月长，合二为一，汉人即“契丹”，契丹是汉人，遂有了蒙元立国之后蒙人用“契丹”作为汉人的别名惯用语言。

由于“契丹”已用作了汉人的别名，因而汉人参与开发较早的别失八里地区的蒲类地带，就有可能也被用“契丹”作为这个地区的别名，泛用沿袭，以迄于明清。契丹作为一个民族实体消失了，但它与别失八里地区蒲类地带所具有的联系却留存着。清乾隆年间，要在这里建立县治，地名取义，即沿袭历史的缘份而与“契丹”联系，从而由“契丹”转音而得“奇台”，遂用“奇台”作为县治名称。

此说贴近史实，亦不悖事理，但史据不足。近年来，虽有史学工作者著文论说，我们也只能姑且作为一家之言，留

存待考。

（四）奇异高台说。

“奇台堡”始建所在地即今老奇台镇，系天山北麓一傍山台地，其南蜿蜒一条突兀而起之山梁，地面海拔较高，地下水位较低，当地乡民土法打井，深达20丈，亦不溢水。基于此，城堡四周，凿井无水，而被视为“奇异的高台地”因以名曰“奇台”。

此说虽简要明快，但以单纯自然特点作诠释，既无史料所依，更乏史据为凭，用以判断历史现象，说服力是脆弱的。

（五）、蒙语“芨芨”汉化说。

十三世纪中叶，当南宋末期偏安东南一隅之际，在北方，蒙古族兴。蒙元立国之初，别失八里地区即被置于元朝治下，曾设“行尚书省”十年，元世祖忽必烈改置为“别失八里局”，派军镇守，屯戍实边，由此而有大量的蒙古族吏卒与部落牧民徙入别失八里地区。有元一代，直到明初的明乐十五年（公元1418年），长达200年，蒙元之皇裔之察哈台汗国，稳定住牧于此。其后直至十八世纪中叶的清乾隆朝，约300年间，又有西蒙古厄鲁特部之瓦刺部族，长期游牧出入于别失八里地区。因此，蒙语在这个地区，流行广泛且持久，诸多地名，均以蒙语呼之。当时，唐蒲类县治故址（今奇台镇北郊）上下地带，四野多泉，散布低洼沼泽，多年生草本植物芨芨，一岁一枯荣，被蒙族农牧民通呼为“芨芨台”。蒙语“台”义为“湖塘沼泽”，“芨芨台”汉译义为“芨芨湖”。“芨”转化为汉字“奇(ji)”，并变叠音为单音，地名“芨台”转化为“奇台”，由此流传，终被清庭官方接受，蒙名“芨台”汉化为“奇(ji)台”，从而遂有“奇台

堡”，奇台县的官方命名。

此说，由蒙古族在中世纪较长时期生息于此的历史事实出发，经过民族融合，表现在地名语音上的转化而定名“奇台”，既贴近史实，亦不悖事理。但疑点在于当时奇台堡，奇台县均驻节于天山北麓之傍山高台地，此台地四周，并无芨芨湖出现，而遍布芨芨湖的唐蒲类县治故址，却在台地百里之外。究系何种缘由，使得百里外之地名“芨芨台”移植于傍山高台地而命名“奇台”，似尚应补证史据。

总之，以上五说，是诸种诠释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家之言。我们在研讨商榷中，意见比较一致的是：倾向于（一）说，很重视（三）说与（五）说。因为（一）说在州县地区，流传较广，口碑甚众。史志工作者认为，此说有一定的史料史据，可以成立；（三）说与（五）说均来自史学工作者的论述，其内涵不仅有历史背景的深度、史论研究的力度，而且还从地名这一侧面反映了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过程，因此（三）、（五）两说理应受到重视。

（责任编辑 魏荃）

奇台县治旧址考略

刘 忠 信

奇台于清乾隆二十四年“回、准平息。始建军事堡”即“屏营驿。”至今已有二百多年，然而县治旧址在于何处？众说不一，有人说是在现在老奇台中学平为操场的“烂营盘”，其理由是：“烂营盘”即“屏营驿，”建县时就在此基础上扩建。也有人说是在现在建了老奇台供油站的财神庙梁，其理由是：因周围生产队挖土粪时，在此处先挖出了一个锅头，锅头下面又挖出一个坑，坑下面又挖出一口棺材，棺材下面又是一个坑。足以说明此处几经沧桑，而且房屋遗址之排列如街巷状。此二说对于现处老奇台街以北的旧土城（其城形基本轮廓完好）则都认为是民国年间所建，并非清代县衙旧址。但是，我在编修老奇台地方志的过程中，经查阅有关史料和访问乡间民老，使我对现在尚存的旧土城就是当年奇台县衙址所在，已深信无疑，民国期间仅仅是补修，并未新修。

现年八十九岁的回族老人马厚仁，现年八十六岁老人孙松林，现年八十四岁的老人梁国栋等都是生在老奇台，长在老奇台的“当地通”，据他们回忆，旧县城就是此城，县衙门就设在现在的老奇台小学所在地，即城内之西南角，他们儿时念书的学堂就是利用的县衙的二堂，那时的大堂，三堂都已是缺门少窗，唯有二堂完好，所以就用做学堂，每堂都

是五间秋间（即前后都拔廊的房子）、两侧各为三间，每堂都有正门（中门）、边门，木质结构，统刷黑漆，每个堂门上都挂有匾额，长有二米，宽有一米，中间写有四个金色大字，但内容都记不清了，房屋很多，但无人居住，直到他们三十多岁的时候，才被公家拆掉。至于旧城叫什么名字，他们都无一知晓。

据清《高宗实录》卷载：“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）五月戊申廿五日，定乌鲁木齐新建奇台县城名曰：靖宁，城门东曰延曦，西曰景颤，南曰熏阜，北曰徕安，”而现在的旧土城亦有四门，又据《奇台乡土志》载：“城高一丈七尺，周六百五十四丈，”现在城门的名称，当地无人知晓，但城之高度和周长，经我丈量与史载相符，另据现年七十四岁的老农宁福荣说，他在民国二十三年维修此城时，即是旧城了，我的家住在东门里，用土时曾在城门墩子上一处挖出一截朽了的松木柱子，约一丈来长，因其下面有一柱顶石，所以可以断定它是原城门楼子的梁柱，城墙中的土质特好，均为黄土，无石沙、无杂草、无盐碱、同时，在城门墩子上面堆有碎青砖和虎头瓦当，如果是民国所建之城，恐怕不会修城门楼子的，而且那时的老奇台四周也很难取得墙中如此纯细的黄土，凡此种种，均可认证老奇台现在尚存的土城，即原县治之城——靖宁城是也，即便不是乾隆年间所建，最迟也在咸丰年间，因“是时，承平已久，闾阎相望、比户可封、阡陌纵横、余粮栖亩、最称富庶之区。”

但遗憾的是，裸露于老奇台的这座清代县城，至今没有被列为县级文物遗址保护单位，因而不断遭到人为的破坏。

最近，国务院又发出了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，州党委领导同志也在奇台电视上作了保护文物的讲话，值此，